

名画活了，谁的DNA动了？

文化观察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
本报实习生 赵灿

近年来，国潮风起，中国传统文化频频出圈，各种形式的呈现，都赋予了古风雅韵更多元的表达。在剧场舞台上，通过还原、复刻、衍生，呈现经典名作的神韵，已经成为近两年艺术创作者们热衷的手法。因此，《只此青绿》成为现象级的舞蹈诗剧，《忆江南》在今年春晚过后依旧为人津津乐道。有了匠心独运的艺术表现、智能科技的加持赋能，当下的人们似乎能够最大限度地冲破时空限制，在舞起来、唱起来的艺术作品中，与历史对话，和古人神交，这不失为一种传统文化全新的打开方式。

当唐伯虎和秋香走进韩熙载的夜宴

这是中国首个名画“原创”国乐剧场。日前，80后杰出指挥家、作曲家、戏剧导演、文华奖获得者蔡东铎携国潮乐剧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来济，登上山东省会大剧院的舞台。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的写实绢本设色画。全画由琵琶演奏、观舞、宴间休息、清吹、欢送宾客五个场景构成，每个场景看似是南唐贵族纵情忘我的聚会，实则背后荡漾着家国情、思乡情、儿女情等多种复杂情感。

“中国传统画很多是讲音乐的，但很少有一幅画从头到尾都在讲音乐，而且主人公就是做音乐的。”演出前，蔡东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自2014年起，学过绘画与作曲的他，便想将这幅画“活化”，做一次音乐与绘画、古代与现代、国乐与西乐的碰撞。2015年，他跟朋友一起弄剧本，在乌镇大剧院首演戏剧版。“从明代开始，音乐和戏剧一直在时代文化里如影随形。此次创作也是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古典乐器在当代审美的一种探索。我们希望用音乐和戏剧的语言表达故事人物，带领观众怀揣一种冲动入画入梦。我不想做历史剧，也不做荒诞剧，我想让它里面有韩熙载李煜的家国情，承载韩熙载的思乡情，传递李煜的儿女情，这三种情感都能赋予人物最真实的气质。我们还用现代的视角去观察、去聆听那段历史，寻找每个人生存的答案和生活的答案。”蔡东铎说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这部乐剧没有沿用原

作中借顾闳中眼睛窥探这一视角，而是用“一对情侣”去美术馆看展会开场，继而让他们走进这场盛宴。更有趣的是，这对情侣男的叫唐伯虎，女的叫秋香。原来，唐伯虎也曾与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有过不解之缘：他揣摩过其中一版，现珍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。

国潮乐剧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自巡演以来，受到颇多年轻观众的好评，这还与其中另一大亮点有关——这是一场可以喝的音乐会。在第三幕宴间小憩中，观众可以跟演员互动喝上一杯茶，同时感受宋人的日常习惯——“簪花”。至此，剧作仿佛切进了实景，把观众代入到了可知可感的情境中，实现了古风雅韵与当代剧场的融合。

这场可以喝的音乐会还有它的几宗“最”：最年轻的演员，话剧、歌者、舞者、乐师所有演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左右；最感人的音乐，乐剧把民歌、评弹、丝竹都融合在一起，既有西方歌剧的特点，又有中国传奇剧讲故事的方式方法；最华美的诗词，采用大量古典诗词，融入戏曲、歌剧等元素重新谱曲，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深的情感；最美丽的服装，整体色调淡雅，具有浓郁的中国山水画风；最难得一见的舞蹈，在第二段“观舞”中，韩熙载的家伎王屋山跳的是唐代最流行的软舞——“六么舞”；最多姿的舞美，利用投影、“硫酸纸”“空舞台”的设置，最大限度拓展了舞台的虚拟空间……

年轻人穿汉服进剧场，让人欣慰又振奋

挖掘传世名作IP价值，做衍生、搞复刻，已经成为一大风潮。在国潮乐剧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走进剧院之前，《只此青绿》的走红，无疑让这股风潮走向高潮。舞剧讲述了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“穿越”回北宋，以“展卷人”视角窥见王希孟创作《千里江山图》的故事，全程一抹抹连缀不断的青绿生动再现着传统历史文化，以视听融合的方式让观众感受到了“春风又绿神州岸”的动态化呈现。从B站春晚到央视春晚，再到线下一票难求，观众如潮的好评使《只此青绿》被不少青年奉为当代舞剧的“神作”。

2022年春晚的创意音舞诗画《忆江南》也同样体现着当下对传统历史再现还原的重视。悠扬音乐声起，画卷徐徐展开：水天一色，远树含烟，樵夫欣笑，老翁垂钓，行者吟诵，渔舟唱晚……入画出画之间，好似误入一处桃花源。节目将平面的《富春山居

图》立体化，利用高科技将书画、篆刻、诗词、朗诵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动画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融于一体，给观众呈现出“人在画中，画随景动”的视觉奇观。

“《只此青绿》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都出了圈，都是幸运的。名画做如此实践的也不少，纯音乐会版的有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话剧版的有《富春山居图》等等。”但在蔡东铎看来，此种衍生类的创作“还不够热”。“这条创作之路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们目前都只是在作其中一种尝试。”蔡东铎说，“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不选择做网络产品，而是推出舞台剧？如果做网络片段，既不会招人骂，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。说实话，把传统名作搬上舞台，推出完整的一出剧，这难度极大。我们做的不仅是一个产品，它既要满足产品的属性，还要具备作品的精髓。当下，碎片化的文化太多了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只能带来短暂的刺激，没有沉淀、不能长久。而我们团队的目标，是要做一个成品，至少100分钟到两个小时。此前，我已经做了《红楼梦》和《牡丹亭》音乐传奇等等，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一样，它们都是富含传统文化能量的。而且，推出这些作品后，我也惊喜地发现，年轻人对此很热爱、很推崇，甚至有大把的年轻人穿着汉服走进剧场去观看、讨论。这让人欣慰又振奋。人们骨子里的文化认同感被唤醒了，DNA动了，传统文化也就有了持续向前的动力。”蔡东铎说。

不是考古，要形神兼备

不过，创作需要情怀，也需要技巧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《只此青绿》《五星出东方》等舞台作品火爆出圈，传统文化、传统文物与舞台艺术的结合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，但显然这种作品的创作难度极大。

难在哪里？蔡东铎坦言，在演出中他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，围绕剧本的架构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争议。如何把家国情、思乡情、儿女情贯穿其中，画和故事已经在那里，如何呈现当代化表达很重要，但却众口难调。画形容易画神难，创作者们自认不是在考古，更希望的是实现一种探索和实践。再比如，他们并不知道南唐的音乐是什么样的，没有历史的录音和具体的乐谱，但不妨碍他们用心去琢磨，去贴近。此外，讲好这个故事，蔡东铎们还融入了自己的思考——具体到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这幅古画中，李煜这个人并没有出现，他只是派顾闳中去韩熙载府上偷窥。然而客观地说，顾闳中看到的就一定是绝

对真实的吗？蔡东铎认为，创作也不能单纯停留在为观众制造欲望与满足欲望上，更重要的是通过故事、音乐和戏剧把人性、诗性等特质表达出来，留下深深的回味与思考。“一千个人对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有一千种期待，我们塑造的不应是观众期待中的夜宴图，而是夜宴图本身所传达的复杂情感与美好特质。”他说。

如何做到“形神兼备”？《只此青绿》给出了另一个思路，其采用的是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。剧情发生时间设定为现实中《千里江山图》即将展出之际，也是千年之前少年画家王希孟即将完稿之时。该剧是一场弱叙事、强意蕴的演出。但这种表情达意的输出方式，无疑又与绘画艺术天然相通。那悠远绵长的传统文化意象，需要观众在走进剧场的那一刻，便让心慢下来、静下来，去细细体会。该剧导演韩真也告诉记者，《只此青绿》并非一味复刻或还原。“我们在虚实中，寻找守正创新的平衡点。剧中的工艺人是实，他们从传承中走来，是历代工匠精神的化身；展卷人是实，他们是埋头研习的学者、孜孜不倦的文博工作者；而王希孟是虚，这位只在题跋中有寥寥数字记载的少年，立于时空的交汇之中，是古与今的手共同托起了这幅璀璨画卷。”

需要警惕的是，在复刻、衍生的过程中，一旦艺术为技术让位，作品的质量也难以确保。刘涛在东方卫视文化节目《斯文江南》中演读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，无论是妆容还是神态都没有一丝李清照的影子，于是被人嘲作“东施效颦”。“形似”诚可贵，“形神兼备”价更高，忽略内在精神的把握，将名作浅薄化可谓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读。

蔡东铎也表示，国潮乐剧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创作留有很多遗憾，但比起遗憾，蔡东铎更多的是期待。“我希望做‘茶言观色’的全场景版戏剧，茶即喝的东西，言就是我们说话，观就是看得见的外在的东西，色就是生活方式，可以在园林里面做，也可以在博物馆做，做一个不光可以喝也可以吃的夜宴。”他说。

如此看来，做传统经典的衍生，似乎尚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。在国潮国风风行中华大地的当下，敢于尝试，总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。但为防一拥而上、泥沙俱下，创作者们仍不可缺精品意识和创新精神，属实、合理、合情地进行“二创”，方能在名作的基础上又出佳作，进一步唤醒大众对本土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热爱。

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开播

□记者 李梦馨 报道
本报讯 10月27日起每周四21:20，乡村振兴青春励志综艺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在山东卫视和全网播出。

今年5月以来，以济南市章丘区三涧溪村党支部建设为故事原型的电视剧《三泉溪暖》接连在央视一套、央视八套、山东卫视播出，收视率居全国前列，三涧溪村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。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是电视剧《三泉溪暖》的衍生综艺。“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将通过剧综深度联动的形式，延续电视剧《三泉溪暖》的热度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呈现济南市章丘区乡村振兴的多元化面貌。”《三泉溪暖》在《希望的田野上》出品人、总制片人杨甲兵介绍。

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融合了体验、竞技、趣味、闯关、纪实等真人秀模式，让观众跟随嘉宾深度参与到乡村振兴的火热生活中，深度体验山东的特色产业、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。

《万松浦》呼之欲出

□记者 卢昱 报道
本报讯 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担纲名誉主编的大型文学双月刊《万松浦》创刊号，将于11月初隆重面世。

据悉，《万松浦》由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，将围绕“纯粹、雅正、现代”的办刊宗旨，打造代表中国纯文学水准、具备国际和现代视野的文学双月刊，内容涵盖原创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随笔、诗歌等。

著名作家王蒙为大型文学双月刊《万松浦》创刊号题词——“为我一挥手，如听万壑松”。《万松浦》创刊号聚集一批著名作家的精品力作，有文坛老将蒋子龙、陈世旭、叶兆言，文坛中坚邱华栋、金仁顺等人的小说，有张炜的《万松浦通讯》专栏，韩少功和吴国盛的精彩访谈，祝勇和汪家明的散文随笔，艾伟和臧棣的最新作品。诗歌《晓渡专栏》则推出诗坛重要诗人吉狄马加、欧阳江河、陈东东和华清的诗作；长篇小说栏目推出70后作家瓦当的重磅《芝罘——米岭秘史》。

国产动画产业规模扩大

据人民日报海外版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动画创作与生产持续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，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明显提升，类型和题材日趋多元，关注与消费群体日渐增多，电视动画行业人展现出可喜的创作水平。当前，中国动画产业正步入最好的时期。

由于整个社会对动画的持续关注，制播单位纷纷加大对各个项目的投入，特别是互联网公司加入动画行业后，为我国动画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助力，包括扩大市场、拓展受众群体、提供网络视频收看便利等，拉动了动画用户的快速增长，成为促进国产动画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
动画热的出现，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有关部门颁布了各种相关政策，全国各地经常举办各种相关活动，为动画产业营造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发展空间，使我国动画产业规模持续扩大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，市场快速成长，整个行业健康发展。

“低门槛”岂能成为行业特征

据澎湃新闻，近日，一种新兴的儿童教育娱乐方式——儿童剧本杀兴起。随着“双减”政策的施行，许多教培机构和培培老师纷纷转型，有部分教培人进入儿童剧本杀领域。在大多数儿童剧本杀品牌推广中，他们多强调该产业“轻资产、低门槛、收入高，不仅可以作为教培机构的消课方式，也可以作为线下儿童书店增强顾客体验的手段。”

所谓“低门槛”，绝不能成为儿童剧本杀的行业特征。无论是剧本杀相关从业者，还是管理部门，抑或是家长，都要认识到儿童剧本杀的特殊之处和首位词都是“儿童”。这就决定了它的性质必须是以培养兴趣、陶冶情操、教育学习为主，不能涉及血腥、暴力、色情等内容，也容不得打擦边球的行为，同时也要谨防一些剧本宣传夸大其词，任意拔高对培养儿童相关能力和素质的作用。

近年来，即使是面向成年人的剧本杀，也存在不少乱象，当它开始迎来儿童这一受众群体时，管理部门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，严格把关入市机构的资质和专业水准，做好日常性的监督和指导工作。

演出品类愈发细分

据北京晚报，购买演出票时，打开在线票务平台，能看到演唱会、音乐会、话剧、音乐剧、舞蹈、戏曲、曲艺、儿童亲子、户外音乐节、脱口秀、沉浸式演出等十多种分类，但在多年前，这些演出多以笼统的歌舞、戏剧、戏曲等三四种品类呈现。近十年间，我国演出市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其中一个表现是演出市场明显细分，音乐剧、脱口秀等曾经小众的品类拥有更广泛的受众，沉浸式演出等新品类如雨后春笋般发展，意味着演出市场日渐成熟。

“演出市场品类更加细分是市场发展成熟的体现。”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说，这个变化在近几年非常明显，中演协在统计演出票房时，不仅划分品类越来越细，甚至每一个品类还按照大小剧场再分别统计，“这一方面意味着演出市场整体规模、创作队伍、观众规模的扩大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每一种细分领域都得到了显著发展。”

(□记者 张依盟 实习生 张梦圆 整理)

百年浮沉中的京剧武戏

漫谈

□ 田可新 贾富康

最近，一档名为《戏说新语妙夜》的节目被不少戏迷关注。其中有一期，京剧名家于魁智、李胜素点评了出演《通天犀》选段的青年武花脸演员马敬帅，一句“他没有一天不在排练场，没有一天不练功”，让人们感慨京剧武戏演员的艰辛付出。

京剧武戏，顾名思义是以武打情节为主的剧目。武戏演员身段挺拔俊朗，武艺超群，角色以武生、武旦、武丑、武花脸“四武”为主。戏曲理论家齐如山曾描述国剧原理为“无声不歌，无动不舞”。前者指一唱一念讲求声韵、律动、节奏，后者指一做一打讲求肢体、眼神，甚至服饰动作的协调统一。武戏表演需要同时兼顾两者，文武兼备，唱念做打俱佳，气韵的连贯，动作的节奏以及音乐的配合等要求也极为严苛。同时，武戏表演遵循独特

的武打程式，严谨利落难度高，极具观赏性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武戏十分红火，凭借其观赏性拥有大量观众和戏迷，独占京剧表演半壁江山。中国京剧院经常上演武戏，众多武生也可以挑班唱头牌，形成众多流派。全盛时期，武戏演员的艺术成就和舞台盛名并不亚于梅、尚、程、荀“四大名旦”及“前四大须生”“后四大须生”。就传统经典剧目《长坂坡》来讲，以当时号称“正宗大武生”的“杨派”表演最为出奇。杨派创始人杨小楼根据赵云人物特点进行表演革新，大胆创新做打技艺，并将唱念移植到武戏中，形成“武戏文唱”的独特风格。在念白和唱上，“一六字调，口劲足，魄力大，情绪饱满，每个字都如嚼金碎玉，铮铮有声”；在开打动作上，又稳又准，简洁迅速，借力打力；在上下台时，脱离传统“四击头”亮相模式，选择缓慢沉稳地上台台下，并配以乐观气足的表情。武戏大师杨小楼塑造的赵云，既有胸怀谋略、胸有成竹的稳健之勇，又有由内到外、以柔克刚的威猛之势。从此以往，赵云的表演若非杨派风格，很难博得满堂彩。

自徽班进京以来，京剧已有二百多年历

史。作为国粹的京剧，具有深厚的艺术底蕴，曾风靡一时，是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。进入新时代，移动短视频迅速流行，通俗艺术百花齐放，公众逐渐习惯短平快、碎片化的娱乐方式，对于依赖线下舞台、节奏缓慢的京剧而言，其市场竞争优势所剩无几。并且，京剧是一种以虚拟化手段为主的表演艺术，舞台表现不以重复、模仿现实生活为前提，而是通过相对固定的程式化动作和歌唱模式来表现故事，这就要求表演者和观众之间对表演内容建立相互认同的关系，每个动作的含义，都需要观众提前有所了解方能看懂看透。如此一来，极大提高了京剧艺术的鉴赏门槛。对于新生代年轻观众而言，京剧也就成了“居庙堂之高，处江湖之远”“只可远观，无力近瞻”的高雅艺术，最终不得不陷入没剧目、没市场、没观众的艰难困境。

对于京剧中吃重功夫训练的武戏而言，窘境更甚，不仅要承受观众的流失，还要面对专业演员的稀缺。诚如中国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所言，“武戏展现着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骨感和血性的雄浑气象，演员在舞台上的精彩一瞬背后是常年‘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’的艰苦训

练”。武戏行当演员身段条件、后天系统培养均有极高极严的标准和要求，腰功、腿功、毯子功、把子功、翎子功、甩发功、身形、功架……非长久不辍的刻苦训练不可，很多骨子老戏也是难学难工，成就优秀演员殊为不易。此外，动作风险高、艺术寿命短等因素，也导致很多家长望而却步，武戏学苗数量并不算多。

武生、武旦、武丑这些纯粹的武戏行当还存在剧目流失、多年不见武戏新作等情况。针对京剧武戏被边缘化的状况，有关院团已经有所行动。今年6月，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下，中国国家京剧院承办“全国京剧武戏人才培养班”，围绕京剧武生、武旦、武丑、武花脸等行当开展，旨在发挥国家院团老艺术家的资源优势，为京剧武戏人才的培养和剧目传承作出贡献。

定向精准的培养、扶植，不失为促进京剧武戏发展的有效举措。当然，武戏尚需更多的激励政策、促进工作，还需要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制作爆款、推出红人，唯有此武戏演员才能有更大的施展舞台，武戏表演方能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重振雄风，永葆长青。

